



二人轉小丛书

三袋土豆

北方文艺出版社

1021117.

06

三袋土豆

徐維志 著

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5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黑出字第002號

黑龍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龍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42}$ · 印张 $\frac{5}{21}$ · 字数 4,000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0

书号: 0107

統一書號: T10·175

定價: 四 分

合：天高气爽雁南飞，
遍野全把金衣披，
巧手难描秋色美，
能工喜雕稻谷肥，
社员收割排横队，
刷啦啦银刀飞舞抖雄威。

女：西北地有伙人正起土豆，
男：仨马犁来来往往一回又一回。
女：妇女们后边拣跟在犁尾，
男：大土豆噉啦轱辘满地堆。
女：有些人蹲在堆前往下掘泥土，
男：净挑那没粘泥的往麻袋里塞。
女：赶车的连装带卸他也不说累，
男：小鞭子一甩似燕儿飞。
女：头车的那个老板儿身材多魁伟，
男：他本是生产队长李占奎。
女：小伙子满不过二十六七岁，
男：高高的个头两道浓眉。
女：白白的羊肚手巾搭在肩上，
男：圆圆的脸膛红又黑。

跳下車來抹了一把汗，
冲着人群他把大手一揮，
快裝啊，拉回去卸套好把馬喂，
要爭取明天早走免得貪黑。
兩萬斤的上交任務咱超額一倍，
這最後一車是滿載而去勝利而歸。

女：最可惜美中有点不美，
你來看最後剩下這一堆。
甩下來的末梢子大大小小、半拉“喀
噠”多么零碎，
難道說也叫它把大流隨，就這樣將將
就就湯湯水水，
真給咱紅旗隊臉上來抹灰！

男：李隊長聽這聲音尖又脆，
扭頭看是他的未婚愛人王春梅。
本想要誇上一聲：你說的對，
話到舌邊又收回。
暗想道那一小堆土豆真累贅，
不送吧，已經把數字報給蔬菜站的大
老崔。

把它也換上好的才算對，
可就是地里的土豆全起沒。

（白）噫！這么辦！

先裝車把它拉回生產隊，這點事最後

我来解围：

想到这沒有回答春梅話，

喊了声：快收拾呀天都要黑！

女：說話間一輪紅日往西墜，

男：社員們裝完車都把家回。

女：往日里收工春梅都找众姐妹，

男：今天她跳到車上找占奎。

女：眼望着身前这土豆又小又碎，

整整的装了三袋車上边堆。

問占奎莫非我的意見不对，

在地里你为什么打悶雷？

你来看，机器井和水泵全是工厂給咱
装备，

国家給咱生产大量农药与化肥。

城市里派出技术人員来到生产队，

医务員防治疾病搞巡迴。

若不是国家大力支援你能有現在？

我問你連年丰收多亏誰？

就这样送去难道咱于心无愧？

怎么在这件事上你就分不清是和是非！

男：（白）噤！真厉害呀！批評上啦！

刚才我在地里少說一句話，

这一路上可就倒了霉。

她数数噠噠批評我不对，

看样子还要叫我把礼赔。

她坚持原則說的真干脆，

不怪大伙都夸春梅。

想到这儿心里甜滋滋的美，

瞅着春梅笑微微。

女：气的我恨不得推他一下，

你这个队长，社員面前耍啥威？

我和你說了这些都是白費，

你怎么一声不吱光嘿嘿？

若不然今晚咱召开貧农会，

論一論誰是与誰非！

男：这点儿事不必来开会，

瞅你气得紅着脸儿皺着眉。

你的意見完全对，

反正是說啥也不能叫国家来吃亏。

女：再想要搭話車已进了院，

男：吁！从車上跳下来李占奎。

他卸下了牲口又是飲来又是喂，

女：活活气坏了王春梅。

一边走着嘅起了嘴，

心里不住恨占奎。

眼瞅着明天早晨車就要走，

事到如今办法全沒。

你从前为国家为集体把心操碎，

男：哪一个他不夸你有能为。
女：送公粮連选八遍你不嫌費事，
男：有点土恨不得都用嘴吹。
女：完成蔬菜任务回回超額有一倍，
男：交生猪头头都是大又肥……
女：为什么这件事情往后退？
男：雪白的紙偏要沾上一滴黑！
女：我不能看着你把队掉，
男：要帮你改正錯誤奋起直追！
女：春梅她带气回家轉，
男：王大娘一見姑娘笑微微，
 丫头哇，咱分的大土豆装了三麻袋，
 还剩下这么老些沒地方堆。
女：大娘她“三麻袋”这句话說出了嘴，
 机灵灵惊动了王春梅，
 这件事不用另把事費，
 （白）有啦，这么办吧！
 咱来个金盃換銀盃。
 把家里的三袋土豆送到队，
 再把队里的三袋零碎土豆来拉回。
 想到此把地里的事情从头說到尾，
男：王大娘一听也皺双眉，
 好粮好菜交給国家才算对，
 （白）蔫巴登的把那些破烂玩意儿也掺

里头哇！

拍拍良心能够对起誰！

女：（白）媽！

男：（白）啥呀？

女：（白）莫不如……

男：（白）咋的呀？

女：（白）把咱們这三袋子土豆，和队里换
一换吧，反正也是一样吃！

男：大娘一听笑的前仰后合似酒醉，
死丫头你真会解围！

（白）鬧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呀！

女：（白）媽！你說行不行吧？

男：（白）呀？跟我还要动硬的？
春梅呀，你媽不是个窝囊废，
办好事我曾让过誰？
人常说錦上添花，花才更美，
爱国爱社媽媽我也是尽力为。
呆一会儿就把它送到生产队，
（白）要拿不动啊！
我豁出力气帮你来背。

反正是那些个土豆也不白废，
吃的时候我耐着性子用刀刻。
再拿出一袋换点粉条攪在箱子內，
好留着过年过节，来人去客，捎带招

待你那个占奎！

女：（白）別提他啦！

他若是堅持錯誤不改悔，
我就匯報給支書張耀輝。
黨里边召開支部會，
教育他從錯誤的道上來轉回。

男：人家占奎事事做的對，

年輕人肚里有能為。

你別抓住旋風就是鬼，

（白）有功夫好好問一問他，瞧到底是
咋回事呀！

好好弄清是和非。

（白）一會咱娘倆就把土豆送去吧！

女：這陣兒大伙還沒睡，

你看外邊天剛黑。

男：這件事何必把大伙背，

咱也不是去做賊！

女：（白）這麼點事別吵吵八火的，咱就蔫
八登的送去吧！

男：我姑娘說的可也對，

等天黑咱就等天黑。

女：一剎時社員們全入睡，

男：明月當空洒光輝。

女：稻谷的香氣沁入心肺，

男：陣陣微風撲面吹。

女：三袋土豆裝在手推車內，

男：母女倆双双并肩推。

女：轉彎抹角又向北，

男：上坡下坎顛巍巍。

女：一会儿就到了生產隊，

男：仔細看，那三袋土豆還在膠皮車上堆。

女：春梅我打開麻袋驚得身子往後退，

不由得立時就皺起了眉：

噫？袋子裏的大土豆一水兒水，

是怎么那些個破碎土豆全都沒？

（白）媽！

男：（白）咋的啦？

女：（白）那些個半啦“喀嚙”土豆咋都成大的啦？

男：（白）你把那兩袋也打開！

女：（白）我全看了，都是大的！

男：八成是你記錯了位，

女：不能！有兩袋還是我親自背。

眼睜睜放在了車後尾，

那兩個藍杠的袋子緊靠絞錐。

男：（白）那咋鬧的呢？

女：怪啦怪啦活見鬼，

男：是怎么全都不翼而飛！

女：娘两个站在車前正发愣，

男：忽听见有人叫春梅。

三更半夜你不睡，

这回我可抓住了贼。

女：一抬头正好脸对脸，

原来是未婚爱人李占奎。

月光下他更显得身材魁梧，

有一件棉袄在他身上披。

我假装着没看见不去理会，

手扶着车厢脸儿低垂。

男：我的“五好社员”哪，你算白挨累（啦），

趁早把你的土豆往回推。

女：听他一说我明白过味，

换土豆的本是爱人李占奎。

闹了半天是他搞的鬼，

心里的怨气儿早都飞。

他粗中有细光做好事不说嘴，

还是人家有能为。

恨自己真是一个冒失鬼，

想到这她才轻声唤占奎！

男：王大娘一见心里乐，

我把身子紧往墙后偎。

他们俩唠吧，我得赶快回去睡，

何苦呢！靠着个冰凉土墙把你们陪！

那三袋土豆我算白挨累啦，
不用說准得有人帮你往家推。

女：王大娘悄悄走出院，

男：剩下了占奎和春梅。

女：他二人肩靠肩来臂靠臂，

男：推着車子把家回。

女：春梅說，什么事你都偷着干，
是不是显你有能为？

男：占奎說，你也不用來說嘴，
今晚上換土豆你可告訴过誰？

女：也不知他們二人唠到几时与几刻，
（白）都走过站啦！

男：两个人抹过了車子又往回推。

合：第二天大車出了生产队，
赶車的老板儿是占奎。
最后一車好菜送到蔬菜站，
这时节东方閃閃放光輝。